

十八

SHIBAPIZHANMA

匹

王林著

解放军出版社

战马



十八匹战马

——短篇小说集

王 林 著

解放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八匹战马/王林著. —北京:解放军出版社,2009.5

ISBN 978-7-5065-5806-8

I. 十… II. 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1296 号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:100035)

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

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18.625

字数:259 千字 印数:5000 册

定价:35.00 元

目 录

岁暮	/ 1
这年头	/ 23
二瘾士	/ 33
小粮贩陈二黑	/ 42
怀臣的胡琴	/ 50
贾斯文	/ 59
龙王爷显灵	/ 80
沥小盐的	/ 85
间不容发	/ 90
一出自演自笑的悲喜剧	/ 100
春雷	/ 105
流星	/ 123
日寇活人靶场逃生记	/ 144
微笑	/ 157
一头牛四条腿	/ 160
十八匹战马	/ 169
“东方道义精神”与禽兽	/ 183
一个美的矛盾	/ 186
五月之夜	/ 189

苏小红	/ 196
家庭会议	/ 201
火网下的一天	/ 214
红与黑	/ 225
夜明珠	/ 228
花果	/ 241
最后一分钟	/ 256
神童小翻译	/ 263
伊田和小宋	/ 273
一张红色传单的故事	/ 283

岁暮

“快到站头了吗，掌鞭的？”坐在一辆单套轿车内，年约四十上下，形似商家老板的一个人这样问道。

“前边村便是。”车夫举鞭一指，答道。

这是旧历年底某一天，大雪纷飞天女散花似地飘舞着，且有一种如碎玉磨砥的细音，流落在空中，虽然是腊月寒冬时分，雪花落在脸上并不觉得刺痛的凉，倒有一阵清爽之感。那些落在衣裳上的，花瓣似的堆积着。

这时空中除了些微的簌簌声音外，只有森凜的沉寂和静默。但偶尔从近郊村中传来一两声放爆竹的声音，稍稍击破了这死一般的沉默，而且送来新年的气息。

车夫刚才举鞭指示的那个村庄，渐渐由隐约中显露出来。一切都依旧是陈古的老大农村，只不过添上一两个天灯，天灯上捆着几枝翠绿的柏枝，略以表示欢迎新年的降临。

究竟是老马识途，这时骡子两耳朵向前一耸，头一抬，喉中吼吼了几声，若已知达到站头似的，开起快步了。于是车马噪哗的声音招引出村中店家的人来。车还没进村，他们就遥向打招呼。更有伶俐的，立在路岔口处，预备牵拉骡子进自己的店，因为这村中不止一家店，争揽主顾，是必需的。

“辛苦，辛苦。多暂动的身？”

“辛辛苦苦，你运气真不离，刚上去就揽上客了。”店伙计们争着献殷勤。

这车夫坐在车上，神色从容地不理睬他们。车渐渐地逼近店了。这店前边立着一个枯柳竿，竿端挂着一个旧灯笼。店车门上横书“赵家老店”，两旁竖书“斤饼斤面，草料俱全”字迹皆被雨水冲模糊了。车马门旁又有一个小门，门上挂着草帘子。从帘子缝中溜出热蒸蒸的气来，里边好似正忙于蒸食做饭。及至骡车走到店门口时，草帘子一掀才出来个年约五十多岁，穿着灰布棉袍子的人，脸上笑迷乎的，口里还含着烟袋，一见这车夫很熟悉地说：

“胡三呀，怎么犹咱下来了？你真好运气。快赶进来，白干已经暖好了，先喝四两暖暖肚子，这冷的天气！”

车夫胡三意气徜徉地驶进店里了。

俗话说“赶车的进店，赛过知县”这个一点也不假。年根底坐车回家的人多是在外经商的。为着舒服点，多花块二八毛也不在乎，如是店家就借这机会捉大头了。坐车的人不知道哪个店好，都是听车夫的便，因之店家若把车夫买弄好了，即可广招来客了。

胡三进了店门。把车子一丢，早就有两三个店伙等在旁边给他料理车马了。他只是拿起客人的东西，且向客人道：

“老客这里来，暖和屋子。”坐客熟于这习惯似的跟他去了。这屋子到底是热气煦人。

“老客住这地方，占好，一会儿后即人多了。”车夫胡三把被褥置在大土炕上一角后，又得意洋洋地说：“坐车还是找个赶车的行一点的，花钱不在多少，要舒服。你瞧跟咱，多么冷的天，也不能受罪。这屋子本来给赶车的预备的，可是咱们有面子，必得住暖和屋子。是不是老客，客人住的屋子，一进门就冷得打仗？你别瞧不起咱，咱在店里叫得响的哩，说一不二，让他爬着，他不敢撅着。”说着他给客人斟了杯水，又得意洋洋地道：“你瞧，糖水。咱们必得喝糖水。这还不算，等一会儿他还得给预备冷热四个盘，四两白干。”

老客哼了一声，微笑而不答。胡三去了。

过一会儿胡三满脸笑盈盈地进屋里来向老客说：

“饿了吗，老客？”

“不忙，不忙。”老客取下香烟，口里吐着烟气答道。

“那么，咱们就先喝酒吧？”

“也好。”

“一块吃吧？不然，俺们吃的也是暗里算你们的账。与其这样，不如一同吃舒服点。”

“也好，也好。”老客熟于世故地答应了。得到这允诺，胡三仍觉不满足地在屋中盘桓着，后又进一步要求道：

“大冷的天，找个人来陪着喝喝吧？”

“这镇子里还有这个吗？”

“哪里缺少这玩意儿还行！”胡三一听老客对这种事有兴趣。更加劲怂恿老客了：“老客，你别看这个小镇子，里边有好货，住京城大埠的人固然看不起这土豆，不过俺替你挑一个，总得让你看得下去。”

“嘻嘻，你还认识几个吗？”

“多了没有，一两个是有的，嘻嘻……叫一个来吧？”

“没味，快到家了，不愿弄这个了。”

“家花哪如野花香？老客想开些吧。”

“家花虽不如野花香，哪有比自己的更稳当？”

“老客，你吃稠的，俺喝汤，吃不了给俺剩上。你破费点，俺也占占光，俺也随着你闻闻野花的香！”

“好好。”老客世故地笑了，不愿打胡三的头地答应了。

胡三得着这应允，笑嘻嘻的，就一溜烟地走了。

过了不大的工夫，在雪花飞舞中，有一男一女，形同夫妇似的走向店里来。女的穿着紫红色裤，花绿袄，头蒙一块布巾。男的粗粗鲁鲁的一身旧棉布衣裳，抱着一个旧琵琶。这两人走近店时，店内有许多人簇挤在门缝处向外瞧，唧唧咕咕地议论着什么。

“胡三这小伙子，真有福！”有这样说的，又有人嘻嘻地笑，不知道是表示什么。那男的嬉皮笑脸地向他们笑了笑，那女的羞涩地垂下头去，

于是两人直向老客住屋中走去了。

这两人进入屋里，打破了老客吞云吐雾的沉默。胡三把琵琶置在炕上，就向老客介绍道：

“这就是咱们那位，花名春芝，怎么样？”女的向老客拜了拜。老客也微微点头示意。不过他总是打量着这婊子。这婊子虽不是出奇的俊艳，倒也眉目清秀，温文可爱，却是乡下姑娘中不可多见的。老客转面又算命似的暗暗评论道：眉目清秀倒是清秀，不过有点清瘦了，脸上不带福满之相。

正在这打量时，春芝已经移近到老客身旁了。照例地撒娇弄艳，斗嘴戏眼色。可是老客对这些事有点老练了，他只是好奇地打量着她。

这时胡三嬉皮笑脸地站在旁边，并不含有醋意地陪侍着。

“怎么还没上酒菜？”他突然自问道：“俺忘记告他们说？”

胡三一转身去了。

屋里只剩下老客和婊子春芝。趁这机会她打算多讨老客点好，不料老客好打听人的底细：

“你是这镇子上的人吗？”

“不是，俺是张镇的。”

“是，即是前一站头的吧？”

春芝点头示意。

“你和胡三姘了多少年了？”

“年数可不少了，可是越来越……”

“他待你怎么样？”

“以往很好，现在一天疏冷一天。”

“你们俩很热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不叫他买出你来呢？”

“哎，那时俺还不是干这种事的，那时俺还是好人家的妇女！”

“既那样，现在怎落得这样？”

“命呀！”这时她脸上浮动出一种难告人言的隐痛的神气，眼中半滴着泪。过一会儿后，才勉强装出笑容来了。

“既然他和你很好，他忍心让你落到这种境地吗？”老客好奇地又

问。

“哎，说来话长，不埋怨他，全是自己命不好。”她又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“怎么，你中途抛弃过他吗？”

“不是，老爷。说来话长。一个人哪会儿一时糊涂了，这一时的糊涂就能毁人一辈子呀！一个女人真是一步都错走不得！哎，说来话长！老爷都是来寻快乐的，听了这些事，岂不是不好过吗？俺们这种人还有什么可谈的！”

“没有什么，你尽可从头到尾谈谈。或者俺可以为你们俩成全成全。”老客沉静地同情地期待听这故事。

“谢谢老爷。假若可能的话，俺真是死后也忘不了你老人家！”春芝脸上又浮上感激不尽的愉快，又浮荡着忧悒绝望的灰气。她眼里淌流出的酸泪，不知是感激的，或是回忆起过去而刺痛的。

以下就是她述说她的过去……

说起来，俺那时候刚刚守了寡，家中只有婆婆一人，身下也没儿女。家中既有很少田地，财钱更不用提，婆婆也不是什么整家治家产的人，只是好吃懒做。这样俺家中，能不坐食山空？

俺这时刚刚二十整，长有一副可人爱的脸儿，能不引起一般土棍子心里馋？但俺对这些土棍子们一个也不理，他们的粗横和轻佻实在可恨。后来有媒婆给俺说婆家，按俺自己的意思若能嫁个合适的人家，比什么都可靠，在这家里也非安稳地方呀。可是婆娘都说“马不背双鞍，女不嫁二男，假若嫁了第二男，死后上刀山。”这样看来，俺哪能执拗过婆娘，只得暗自忧伤。后来媒婆也不来说媒了，这使俺又急又害怕，可是哪能向婆娘说出来？说出来，人家耻笑。

这年轻的人儿，孤零丁每天坐在空房子里，真是有说不出的难受。婆婆常在外边赌钱，俺身下又无儿无女，一年到头只是自己和影子打鬼旋。一年到头三百六十多天，从早起坐到晚上睡觉就像一年那样长久，这些日月哪会一下子过完，将来怎算个头？这时俺不由得常立在门前散

散风,看看别人怎么那般无忧无虑,整天是嘻嘻哈哈。从此更使人在屋中守不住,像有一种什么冲动着心胸,像是相思谁,但不知道想的是谁。俺想到各处散散心,可是不行,因为寡妇乱窜要叫人讥笑呢。这只可立在门口散散风。

凑巧俺门口邻近通保府的大道,每逢年前年后,来来往往的大车实在不少呢。胡三就是这其中的一个。那时人很年轻,长得特别标致,比别人可爱得多。活活泼泼的身材驾驶着一个乌黑的小骡子,上车下车真是轻快如燕飞。即是他那副媚人的眼儿,也特别会勾引人,使俺不得不傻也似的瞪了眼望着他,若一天不见,就会难过呢。他遇见俺时也就把畜牲弄慢些,调情地向俺飞眼呀。他每回都令人迷惑一阵,这真是有点奇怪,这还不算什么。从此,他竟使俺整天神魂迷乱地干不下去任何事,只有他那活泼的身影儿,调情的眼神儿,占据了俺的心坎。因此车马辘辘的声音,对俺有了神奇的引诱劲儿。

有一天早晨俺听见车声走到门口时,出人意外的是那辆车停在俺门前,赶车的就是他,这真使俺喷的一声笑了。他正在假装为骡子整理笼头,其实是在痴情地向俺飞眼呢。俺羞臊地转回身来闭上门。可是他知道俺没有离去,于是他一手握住骡子嘴下巴,笑咪咪地指东说西地道:

“有面子没有,若有就张开!”

这些话很明显是说俺呢,可是俺起初有些害羞,不过遂即开开门表示意思了。他高兴地一痴笑,扭身上车走了。

这么一来,俺心中更忘不掉他。天天夜夜怕闻车声,这声音使人心慌意乱呢。然而又希望一开门时就碰见他向着俺痴笑。

一天傍黑时分,他又驶着车来了。他见着俺更露出痴模痴样。及至走近俺时,竟从车中拿出一个包袱丢到俺门里去。他摇鞭回头一笑走了。

回到屋解开看时,里面包着一身绸子衣料,几盒胭脂水粉。还有几块钱。这是怎么一桩事呢?俺从活到那么大也不曾遇见过。心慌意乱地胡思乱想着,及至婆婆回来敲门时,才从恍惚中醒来。

婆婆一进门就先问做熟饭没有。因为俺忘了这回事,于是她急了:

“你这些日子怎么了？傻了吗？一天三顿饭都忘了！你糊涂了吗？”

吃完饭后她又出门赌钱去了。她刚走不久就有人轻轻敲门。这敲门的声音很令人纳闷，因为婆婆向来是出去不到半夜不回来的。这是谁呢？俺这样纳闷着去开门了。

敲门的人听见俺走近时嘴对住门缝慢慢说：

“开门吧，是俺。”

他是谁呢？还是闷葫芦。但他的语声，是个年轻人的语声，而且对于俺的耳朵软熟。

“你是谁呢？”俺问。

“开开门就认识了。”

门开了，一个大黑身影闯进门来，在黑夜中俺已认清他是谁了。

“还不认识吗？到屋里拿灯照照就认识了。”

“早认出了，”俺笑着说，即同他进了屋子。

“你愿意俺这样来吗？”他笑盈盈地，眉眼飞舞地说。

俺只是抿着嘴笑，心跳得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“俺真是想念你很久了！”他亲昵地像一个痴情男子向久别重逢的媳妇那样向俺撒娇说：“俺今天才得手进来，俺已经打听清楚你家中的情形了。俺知道你婆婆每晚出门赌纸牌，不到半夜不回家。”

俺仍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他更步步就近俺，小孩似的活泼有趣。他竟又进一步贴近俺了。

“你也想念俺吗？你守寡守了几年了？闷得慌吗？俺将来每次来到这地方就找你一趟，你愿意吗？你喜欢俺吗？”

俺心中只有跳得更厉害。

“你这小伙子真把俺迷惑了！”俺不由得说出了。

他听见这话真是喜欢疯了。

“乖乖，你把俺的魂都勾去了！别动，让俺慢慢地亲个嘴！”

过一会儿他又把灯熄灭了。

俺虽欲仍保持镇静，不动，但拨不开他那有力的胳膊和双方热烈的

情焰了。

得到满足后，他赖皮赖脸地感谢道：

“好乖乖，俺一辈子也忘不了你。好乖乖……”

“快滚吧，别让婆婆碰见了！”

由这种威吓，他才肯滚去。从此以后，他就不断地来了。几天就可见面一次，他还哭哭啼啼地说他相思俺。他这时还年轻，有的是热情，一片好心的小傻瓜，这时他是一心爱上了俺呢！（她说到这处，回忆起当年的甜美，脸上浮闪出一阵微红的笑颜，但不久即沉没下去了。）

这样俺们来往着，不幸村人知道了，哪有不透风的墙呢。谣言真是不好听。婆婆对这事并不觉得面子上不好看，只不过要想从这事上弄笔钱花。她有一次这样说出了：

“你的事情，俺也听见过了。这事当婆婆的也管不了。但是你不要傻，不能让这野种不花点什么！”

这种要求俺早已想到，因为俺家越来越穷得掀不开锅盖了。可是这桩事并不比另一桩使人害怕——这是某一天晚上，俺正在给胡三缝一件衣服。有个人从院墙上爬进来，偷偷地溜进屋里来。俺还以为是小毛贼呢，不料那人一进来就奸笑着说：

“哈哈，你一个人吗？”

这家伙是村中的土棍子，以前曾调戏俺，可是都碰钉子了。这回他私自溜进来，当然没存好心。

“黑夜里，你这大男子汉，偷闯进寡妇屋子里来，存着什么心？”俺严正着态度，这样质问。

“嘻嘻，存什么心，你会知道！哈哈，你不用再这样装做正经了，你已经不是前几年那样安分的小寡妇了！哈哈，以往俺怕你，现在，现在你可没有说的了……”

他这样凶恶地讥消人，真像给俺当头一棒那样令人晕过去。

“嘿，脸红了，臊了，嘿，更显得好看！好个小寡妇，真是妖冶迷人呢，可惜俺这才得手？”

他狠狠地走近俺，开始调戏。

“干什么？你这土棍子，调戏寡妇吗？”俺高声呼嚷。

“寡妇？你这守寡的可倒好，不找本村人，单找外人！”

他竟动手狎摩乳头了。俺恼恨地抵抗他，究竟妇人力气短，不久就被他俘虏在他身下了。凑巧这时有一人偷偷进来，猛地一下把俺们捆起来，说：“证据，一件花案。”

这人是俺邻人，他平时也不是个正经人。

“那是谁？”

“哈哈，是你呀！没料到。”

邻人竟放了他了。但土棍子仍是狞狠地露着牙齿笑，像争嘴吃的狗。

“在院外听见里边有男女调戏的声音，俺想这回可巧了，于是找了根绳，先捉住证据再说。不料是你小子！”

“看老面子，你走吧，老面子！”土棍子央求邻人道。

“嘻嘻，”邻人冷笑着，眼中露出醋意：“好好的一块肉，能让狗独吃了！”

“看面子，将来咱请客，还不行吗？”

因为这两个小子争风吃醋，不相让步，如是拯救了俺。

“不许你这样，俺们是一姓的！”邻人假装正义地说。

“不许俺，光许外人！你这傻东西。”

“许外人，这是什么混账话？造谣言！”俺争辩着。

“无风树不响！”土棍子咬定了口气，得不到满足地冷笑着。

“有什么证据？造谣，诬陷良家寡妇！损德的孽种！你再来欺负俺，咱们到村长那里去讲个分明！”

这两土棍子一使眼色走了。

自从闹出这桩事后，俺日夜盼望着胡三来，商量个办法，因为这些土棍子还在暗里算计着俺呢，等了好几天，他才来。他这一来，真去了压在俺心上的一块石碾呢！

他喜气满面地直向屋里走去。俺急速就近他耳朵，把这几天的情况告他说了。他听了这事，心中不知所措地战栗着。

“无论如何，在这地方俺不能久住了！”俺提醒了他。

“那么，怎么办呢？”他苦闷地问。

“你爱俺不呢？你要俺吗？”

“谁不爱你呢？俺死了也要你！”他决心地答。

“那么，你就该想要俺的法子呀！”

“那么，你跟俺走吗？”他沉思了会后才说。

“走倒好走，走了之后，你再抛弃了俺呢？”

“谁那么没有良心！俺舍了命也舍不了你呀！”

“能把俺接到你家里去吗？”

“现在有老不行，老子死了，那还不是咱的天下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俺赶车挣钱不少，咱们在外边住着，岂不更自在吗？”

“你将来，千万不要抛弃了俺！”

“谁要那么没有良心，天打雷劈！”

“那么跟你走了。”

“明天鸡叫时分！”

“好好，一定照这样办了！”

他走了。俺回到屋子里收拾了收拾行李，预备逃了。可是通夜心跳意乱得睡不着。刚一鸡叫，车就来了。俺慢慢上了车，开鞭逃了。

天一破晓，车就走出四五十里路程了。婆家人也没来追，到晚上俺们就安安稳稳地宿了这店，后来就在这店后身，赁了间房子，秘密住着。起初还没有人到俺家里来玩，过几月后三就领些他的朋友来喝酒。于是俺就面熟了几个他的朋友。

自从逃出家后，俺就算是他的了。过一年两秋，他爱俺的那股子热气也就过去了。老人常说道：金子日久也会长锈，更不用说人和人了。他常隔三四个月才来家一趟，说良心话，并不是因为他不爱俺了，有了歪心，都是因为座客不多，不得不转运杂货到远乡去。这样不愁吃不愁喝，本可以说是有福的了。即是将来，也可以搬回他家成个良家妇人呀。可是不幸，海平如镜无风起了波浪。这一回事真把俺抛在刀子山上去了。

(她说到这里,脸上浮出悔恨和惋惜的颜色,眼里淌着酸痛的泪,她痛恨得几乎要死了。)

这就是在一天下午(她拭了拭眼泪,呜咽地勉强说道),三的一个朋友来到俺家,他带来几盒点心搁在桌子上后,说:

“嫂子,这点小东西,请你收下。”

“谢谢,请你下次不要再这样破费了,你见三了吗?”俺沉静地说。

“三哥转运杂货去了,十天半月以后,不见得能回来。”

他这来,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,可是俺只冷静地招待他,他坐了不久就自动溜走了。

可是天黑了之后,他又溜进俺屋子里来,他就近俺,两眼闪闪地表示着调情的把戏。这家伙和三一样的顽皮,一样的活泼可爱。

“嫂子,整天自己坐在家里,也不闷得慌吗?”他轻佻地问。

“没有什么,你这夜深来到俺家干什么?”

“俺怪闷得慌,特来和嫂嫂谈谈心。”

“有什么可谈的?你这样来,不怕外人给吹臭风吗?”

“俺和你谈谈这个。”像戏台唱淫戏似的他用两个手指头比画,意思是说:“想和嫂嫂困回觉。”俺立即恼丧着脸,责问他道:

“你这样对得起你三哥吗?趁着人家不在家,调戏人家的妇女?”

“嘻嘻,”他微微笑了:“没有什么,请你放开点心,不要为他守空房,他在别处,有的是……”

“什么,他在别处也姘有女人吗?”俺听见这话,有点气愤地问。

“不少,”他貌若诚实,很以自己的话是真实似的:“俺在一个地方姘着一个人,长得很好,俺领着他去看了一趟,他就迷上了那人。这还不算,他竟背着俺,偷自宿她。有一次被俺碰见了,俺想责问他,可是他说:请你放开点心,这种男女事,本来就马马虎虎,你的就是俺的,俺的就是你的?咱哥俩还分彼此吗?俺听了这话有道理,于是也没说什么。其实呢,他还不止这一次。所以照真理讲起来,你这样为他守空房,太不上算!”

俺听了这话很生气,为什么三对俺这样不一心呢?这时他见俺思索

着不作声，竟自以为得到了俺的同意。灭了灯，他就开始搂抱俺。俺的嫉妒的心为着要报复三的对俺不忠实，又拨不开他那有力的胳膊就任他去了……

这时，突然胡三推门进来，像一件意外的不幸事似的打破了他们俩紧张的谈话空气。春芝真的像在最怕人知晓的秘密中，却是恰巧被那个最不该让他知道的人碰见了，而打了个寒噤，脸于是羞红了。老客也像身履其境而惋惜好事多磨似的不觉呼出了：“哎呀，碰见了？”老客忽又恍悟了似的，脸上惭红了。

这种情形弄得胡三莫明其妙了。他于是不安起来，以为惊扰了他们俩的斗劲。他虽然有点酸意，但若能够给老客找个满意的婊子玩玩，不也是自己的一件功劳吗？

“老客，怎么样，劲头子上得足吧？”他强作镇静，嬉皮着脸可是也有些羞红了：“这是周围百十里内的第一朵鲜花！你看，脸上绯红了，哈哈，脸上越绯红，越要人的命，越能斗上劲！”

“一朵鲜花可惜插在狗屎上，有人看没有采。”老客说这话想借以掩盖自己的不安。

“春夜一刻值千金，老客，俺不扰你了。”胡三立即向外走，但仍嬉皮着脸，回头审量老客的表情，最后才转眼瞟了春芝一下，这时，她那湿润的眼在羞红的面上半望着他。

“嗨，俺忘了俺是来干么的了！老客饿了吗？上菜吗？”胡三在屋门外问。

“随便，随便。”

“老客忘了肚子饿了。”胡三自言自语，又像俏皮老客。

胡三走后，老客和春芝羞红的脸才渐渐消灭。

“他碰见了？”他们面面相觑着，老客先问。

“不要紧，这是他情愿的……”

“胡三那时情愿你和另外一个赶车的……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俺指的是咱俩现在……”